

第 1 章

谁来说性

工作坊的缘起／招募组员／游戏规则／
女性情欲运动／诠释与书写／八个女人

一九九三年（民国八十二年）七月初，「性心情工作坊」的开办新闻登上了数大报的家庭妇女版。宣告主办的张老师文化公司征求「有性经验」的女性，以成长团体的形式深入探索女人的性爱感受。

由于这是国内首度出现以谈个人性经验为主的小团体，而且成员又限定一向被视为不应谈论性事的女性，因此引起多方的关注，大家都想问：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构想呢？

负责策划的《张老师月刊》资深编辑庄慧秋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提供了两个主要的理由。首先，张老师文化公司在一九九二年推出《新金赛性学报告》之后引起广大回响，不但出人意料的卖了十万本以上，同时也带动了许多关于性的话题，出版社因此觉得或许是时机开始收集本国人的性资料，一方面可以和《新金赛性学报告》的研究结果比对，另一方面也可以补足《新金赛性学报告》可能来自文化差异的盲点。

同时，庄慧秋说张老师文化公司也觉得目前大家对性的态度虽然日渐开放，但是谈的多半是「性姿势」与「性知识」，很少有「感性的探讨」，更没有触及「性爱生活的丰富感受和微妙心情」。由于一般人认为女性比较容易诉说自己的心情，也比较愿意和他人分享，张老师文化公司因此决定以过去举办成长团体的经验来开办女性的「性心情工作坊」。

之前，一九九三年六月初，我受邀去和庄慧秋及《张老师月刊》的总编辑余德慧见面，交换一下对此企划的意见。我曾经很直接的问为什么会找我这么一个和《张老师月刊》没有任何

渊源的人去主持这个工作坊，余德慧给我的答案是：因为从我过去的写作看来，我在性的议题上有比较大的开放态度，而不会有太严厉的道德压力，这样的友善包容气氛是这个高度敏感的小团体所需要的。

我个人其实对从事这样的讨论活动有很大的兴趣。稍早在三月间，我就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写过〈谁来说「性」〉一文，指出《新金赛性学报告》的风行破除了谈性的忌讳，有其开创的历史意义，但是性学报告本身所占据的知识／权力位置，以及面对男女不平等权力关系时所表现的缄默，却使得它有可能形成更强大的身体控制。站在解放身体，解放性别压迫的角度上，我在文章中期待新的情欲论述诞生。这个新的情欲论述「不是更多抹煞个别差异的统计数据或科学报告」，而是「各种各样的个别情欲经验与幻想的主观式陈述」。由此看来，工作坊的小组讨论和自述形式显然有潜力成为我心目中想要的情欲论述的一种。

经过讨论之后，我们决定由七月二十四日开始一连十二周，每周六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半在张老师文化公司的团体互动室进行工作坊的讨论活动。至于要谈什么，怎么谈，都交给自己设计，我们同时约定工作坊结束之后由我执笔写成工作报告出版。

成立工作坊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找寻合适的成员。我们希望公开招募。主办单位决定唯一的条件是有性经验的女性才可以参加，至于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等因素则不是主要考量。为了使成员们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而且也为了确保成员们对自身的情欲感受具有坦

言的动力，我们在招募成员的新闻稿中要求应征者一律写一篇五百字的情欲自述。

新闻发布后的数天之内我们就收到了六十余封应征自述，而且由于我们事先没有宣布固定的格式内容，因此这些自述以极其多样的面貌向我们召唤。有的写自传，有的写忏悔录，有的写自白信，有的写警世名言。我和慧秋各自阅读了全部的文稿，各自挑了心目中的十个人选，再双方比对，结果发现吻合度极高，有一两个不尽相同的选择则在讨论后定案。

我们选择成员时并没有太多预设，只是觉得某些性质的申请者不太适合工作坊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申请者满篇道德训示，口吻既严厉又教条，这种强烈的文字叙述其实反映出申请者深刻感受到情欲的诱惑，因此不由自主的强迫自己，以最严厉的说教来强化自己的防卫与抗拒。像这类强大的心理焦虑和矛盾冲突，其实比较适合一对一的心理分析，而在成长团体的互动中，她们有可能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影响其他组员坦言的意愿，因此我们避开了这些申请者。当然，在我们选择的人选中也有好几位写了一些道德的话语，但是因为她们的写作看来并没有其他的心理问题，大约是可以讨论可以沟通的人，此外，她们的情欲自述方式不但生动，而且已经露出个人思考性事的痕迹，适合小组讨论，因此我们选定了这些有沟通意愿及动力的申请者，由慧秋联络，邀请她们来参加。后来有两位临时有事，不克继续，我们决定不递补，就以八位成员，在一切基本资料高度保密的状况中开始工作坊的工作。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四日首度聚会。为了去除组员心中的忐忑，也为了预先设立谈话的规则，我首先说明工作坊的进行方式与对话共识。小团体中的交心对谈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任何坦言团体或甚至姐妹淘式的交心朋友都可能碰到一些颇为私人的故事或经验，只不过性心情工作坊谈的主题比较少被当成正式讨论的话题而已。可是正因为主题的色彩引人注目，因此也有许多媒体及外界人士非常关心这个工作坊里面谈些什么内容，我们要求所有成员尊重彼此的隐私和沟通的诚意，大家既是希望透过坦言来多认识自己，了解自己，那么就让我们以此为目标。在组内提到的个人经验与故事希望不要主动向外传播，如果有人问起工作坊的内容，则希望以抽象的、不指涉个人的方式回答，我同时向组员们保证，以后结集整理谈话内容成为报告时也会遵守同样的原则。

另外，我也说明工作坊想做的是一方面交换在性方面的经验与感受，另一方面也透过这些沟通和自述来了解女人是如何建立起对性的期待、理解、记忆、感受、情绪等等，更希望能思考这些看法如何影响塑造我们后来的情欲经验及自我定位。我认为这个探索的过程对女人来说很有意义，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面对自己的身体情欲，建立起对个人情欲发展史的掌握，并透过集体谈论情欲话题而形成对我们的情欲文化有所认识，甚至对个人及文化都产生改造的力量。

小房间的桌上只有一壶水，几个杯子，和一个小型的录音机。组员们脸上并没有太多顾

忌，只是谨慎的听着。

正如媒体报导中所说的，性心情工作坊是个首创的活动。我不想用一些常见的性学术语来主导讨论的方向和内容，相反的，作为对本土情欲文化的侧写，我很想听听组员们会把讨论带到哪里去。作为一个钻研心理分析的人，我更想在组员们自发的叙述中摸索女人无意识中的黑暗与冲动，所以我没有做太多的自我介绍，本地文化对「老师」的尊重有可能使我的叙述变成范本或框架，我倒情愿用我的开放自在态度来松弛组员的顾忌。事实上，在工作坊的整个进行过程中，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创造轻松无惧的谈话气氛，提出及时的疑问来刺激组员挖掘并组织自己的经验感受。而组员们很快的就看出这个房间里的游戏规则，她们会模仿彼此追问的模式，同时也在别人的叙述中倾听着可以映照自己处境的说法。

工作坊中的成员经验不一，年龄不一，说话的习惯不一，但是诚意却是一样的。我们并不认识彼此，可是社会对身体情欲的强烈关注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形成了各种深深刻划的烙印，隐隐作痛，强烈催逼，组员们在进入戒心松弛的工作坊空间后，不由自主的开始诉说沉淀尘封的深层回忆。每当这种时刻，斗室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同情，我们感同身受的看着女人的共同命运一页页展现。我们听着别人的故事，却读着自己的生命。

当然工作坊中不是每句话都和主题相关。像所有的聊天一样，我们会跳跃到别的话题，我们会争执，我们会玩笑，我们会鼓励彼此看见盲点，我们甚至交换旅行、购物、选宾馆、

买性书或情趣商品的小道消息，这些岔道的闲扯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交织，促进了对彼此的熟悉，当然，也为誊写录音带的朋友们创造了无数难题。

那年的夏天，台北的午后常常雷雨，组员们常常穿着湿了半截的长裤或溅污了的裙摆来座谈，闷热潮湿的空气中闻得到塞车的无奈。有一、两个星期有组员出国洽商，有一个星期有组员去希腊观光，但是小房间中的谈话没有断过，也没有稀薄过。不同的人员组合，不同的时刻关怀，总会创造出不一样的化学效应。

谈到第十二个星期，我们已开始谈论什么时候可以借一位组员的小套房来进行休闲的情欲活动，我们好像已经认识了彼此的男友、女友、丈夫、情人，当然我们更依稀的摸清了彼此的发展局限，工作坊于是在友情开始中落幕。

谈话只是我的研究的开端。每周三个半小时欲罢不能的录音内容挤进了几十卷录音带，交给一些不知道我们谁是谁的朋友誊写，让她们在悠远的叙述中分享我们的悸动。这个誊写工作一定是十分困难的，她们不知道我们谁是谁，她们看不见我们的表情和眼神，仅仅凭着对个人音质的判断，她们便记下了我们十二个星期的交谈。这个抄写工作用去将近一年，可见难度之高。

在誊写员抄写讨论内容的同时，也就是一九九四年的一整年，工作坊的效应逐渐在我身

上浮现。在工作坊三个月浸润中，我一步步认识了这些个别女人的身体爱恨情结，我所扮演的诘问角色使我深深的思考组员们的情欲处境，并以一个女性主义的角度探索可能改造社会文化的途径。

我在组员的无奈与无力中真切的看见女性情欲的困境。我们自小一点点背负起来的心理及道德包袱，不会因为理性上想通了什么而立刻脱下，我们耳濡目染的反「性」情结不会因为爱情或婚姻的神圣光环而消解。愈是年长的组员就愈无力挣脱身上的文化包袱，而这些情欲上的压抑更巩固了性别角色上的差异与分野。

这些在我脑中盘桓不去的问题在一九九四年的一些社会运动场合中奋力的冲开了女性情欲解放的运动场域。不论是我在三月八日女学会讲座中提出的「打破处女情结」，或是在五月二十二日反性骚扰大游行中喊出的「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都带着我从工作中得到的女性情欲认知与相应而生的急切改造动力。

一九九四年九月出版的《豪爽女人》一书，正是我针对工作坊中浮现的女性情欲困境以及我在其他场域所观察到的女性情欲现实，所提出来的文化分析和社会改造的运动策略。那篇解放宣言所赖以支撑的具体现实则有待《性心情》来呈现。

一九九四年十月，在我出版了《豪爽女人》和《不同国女人》以后一个月，工作坊的几十卷录音带和将近三千页的誊写文稿终于全数交到我手中，开始了我和如山的原始资料间的共居

生活。

首要的工作就是重听录音带，一方面校对誊写稿，标明是谁说了哪段话，另一方面也重新活过那十二个星期的情绪波动。时过一年，组员们的声音如旧，我却在聆听的过程中一再发现原本已经忘记的细节与冲击。许多故事在讨论的当儿被后来的讨论或后来的故事淹没，但是当它们以字句的平面流程呈现纸上时，每一句话都承载了同样的重量，被忽略的小小旁白也显出了新的意义。

我一面听，一面想：像这样庞大复杂、串连但又跳跃的资料要如何呈现呢？我要如何挑选并组织才不至于掩盖了组员的个别性？我要如何书写才能是个别的叙事中凸显社会文化的痕迹？

重新听录音带，重新整理誊稿，找寻最适合写作方式，这个过程绵延了半年多，我断断续续的写着记着改写着，在例常的教学工作以及间歇的笔战中找寻书写的空档，直到一九九五年暑假才敲定了整体叙事的方式来达成以下几个目标：

工作坊原本是想听听女人会如何谈情欲，但是开始没有多久，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文化和语言其实并不配合女人谈情欲之用。换句话说，女人在现有的文化中找不到足够的资源来叙述她们的情欲感受。也因为这样，她们在工作坊中挣扎着、摸索自己的情欲图像时，也正是她们挪用、改造、开创新的情欲文化语言的时刻。她们坦诚且深刻的自述就是一种自我创

造，而我写的新性学报告要呈现的正是这个过程。

另外，工作坊本身就是个小社会，在对话中宣示着各种社会观点的冲激，当组员们在讨论及叙述过程中不断挖掘、补足、修正、改变、重复她们的情欲自觉时，也就是在这个小社会的互动中折冲协商，周旋游走自己情欲意识的时刻。这些分享和争辩则一步步软化这个社会原有的常识与成见，在每一次的讨论后呈现新的面貌。我的性学报告也希望呈现这些起伏转折。

由于这个报告是在录音稿中选取许多分散的片段，因此在写作过程中如何组织它们成为有意义的整体叙事，就成了我最大的挑战。如果说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帮助我在工作坊过程中问出适当的问题来帮助组员发掘自我，那么我多年在文学研究方面的训练则帮助了我诠释她们的叙述与互动，并在写作过程中以纪实的方式，呈现主客交互折冲影响的具体运作。

我很努力的在每一章中建立一个曾在工作坊过程中浮现的重要主题，文中撷取的片段对话则在这个主题叙事的脉络中凸显出更复杂多层的意义。我也很努力的维持讨论过程中的立体感，希望工作坊的厚度与深度不会在线性的书写中抹平。不过，用二度空间的平面书写来捕捉在四度空间中互动游走变形移位的人际互动和自我成长，总是有一点唐吉珂德式的狂想的。

以上就是我整理出来的叙事。在整个结构上，我大致保留了原来谈论时的发言流程，也尽力忠实的原音重现组员们的话语。我相信这些对话彼此之间有极其紧密的内在关联，一个组员的无心之言经常带出另外一些组员的深层回忆，甚至她们有意无意的批评和争辩也往往反映出这个社会对性事所持的通俗常识与观念，这种片断发言也被撷取在报告中。被遗留在报告之外的原始资料还有几大本，但是篇幅实在有限，读者的耐力也有限，因此这份报告就算是我个人对工作坊的一种诠释吧！我希望不但保留组员们的个别经验，同时也呈现女人在情欲文化缝隙之间的周旋与奋斗。

每个组员是一个独立自在的个体，有自己的成长经验、脾气人格、关切兴趣，以及恐惧痛苦，我的拙笔没办法完整的把这一个个体具体丰实的生命呈现出来，但是我尽力捕捉工作坊中交谈时的气氛，盼望制造一点临场感。

让我先介绍我们亲爱的组员：

三三：三十八岁，结婚十四年，前十年丈夫长年驻守外岛，相处机会不多，以夜夜春梦和自慰来寻求满足，虽然经常被身边的男体激发充沛的情欲波动，但无力外遇。

英英：四十五岁，三十岁之前的性只为了应付先生的需要，三十至四十岁之间逐渐探索自身的快感，不满先生的忙碌，四十岁以后对其他男人的耳边细语动心不已，于是把握青春

的末端，左右逢源。

蓓蓓：二十八岁，有着和一般女人不同的身体情欲观，认为在性事上，女人太过粉饰太平，男人太过虚张声势，在她自己丰富的性生活中，她要的承诺是自在，她要的责任是愉悦，绝不戴保险套的爱。

华华：大学二年级，第一个男人是个比她大十五岁的已婚男人，过去觉得男子的心灵与身体是罪恶之源，十分厌恶，现在有了性生活，仍然不太喜欢男子，并且对性爱有更深沈的迷惑。

梅梅：四十余岁，长期为孕而性，但是始终不孕，性成了夫妻之间的负担，虽然在另一个男人身上证明自己可以怀孕，但是仍然挽回离婚的决定，目前独居，盼望还能有美好欢愉的性生活。

燕燕：二十余岁，护士，曾与已婚的主治医生有数年的性关系，目前与另一未婚但无意结婚而女友众多的医生维持性关系，想有别的情欲出路，但是受到工作环境的限制。

秀秀：四十余岁，以处女状态结婚，渴望激情的性爱，但是无法屈求古板的丈夫配合，只能用赌气和生气来间接发泄挫折，梦想能有精神式或具体的外遇，但是无力踏入。

文文：二十余岁，对男人没兴趣，但是热爱女人，有过和许多不同女人的身体经验，逐渐摸索出取悦女人、享受自己的诀窍，现有一固定女友，缠绵难分。（文文在第四周才加

入，发言相对较少）。

八个不同的人格和生命并不容易包含在同叙述之内而又各自彰显其独特性，我只能期望读者和我一样慢慢的认识她们，了解她们，并且在她们的生命中看见自己，思考自己，了解情欲，了解社会。或许这也是我们认识社会、改造文化的开端。

好了，大家一齐进小房间来坐坐吧！听听我们会说些什么。